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集

一七

蘇軾
文集
卷一
PDC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四

題跋

跋錢文季少卿維摩庵記

安濟坊既成欲自為數語志諸壁未暇也偶得錢君此記其言維摩詰非有位者也而能視人之病為己之病今吾徒奉君命食君祿乃不能以民病為己責是詰之罪人也嗚呼斯言至矣使自為之亦何以過此哉遂以錢公舊刻榜于維摩室以示來者庶幾有所感動而興起云

跋安吳二宣撫所稱安居士帖

觀安吳二公之書則君之為一世奇士也可知矣子聞青城峨眉諸山往往有隱君子在焉而世人莫之識如安君者固有識之者矣而莫或用之卒留落東南以死其可惜也夫其亦可歎也夫

跋吳仲堅史論

余端憂多暇因疏古今興亡事數十條于讀書記將與兒姪輩講論其所以然仲堅吳兄見之廼筆為一篇其學術有本源其議論有根據其文勢有闡闢予再三讀歎息不能已政使自為

之復何以過此哉雖然天下之義理無窮古今之事變亦異以仲堅之學力誠能充長不已則其議論文采文將以進乎此者予將屢歎而未仙也歲壬午子日某書以勉之

跋豫章黃量詩卷

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此唐貫休語也予謂天地間清明純粹之氣盤薄充塞無處不有顧人所受何如耳故德人得之以為德材士得之以為材好文者得之以為文工詩者得之以為詩皆是物也然才德有厚薄詩文有良窳豈造

物者之所畀有不同邪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
中玉瓚至寶也黃流至潔也夫必至寶之器而
後能受至潔之物世人胸中擾々私欲萬端如
聚蟻虻如積糞壤乾坤之英氣將焉從人哉故
古之君子所以養其心者必正必清必虛必明
惟其正也故氣之至正者入焉清也虛也明也
亦然予嘗有見於此久矣方其外誘不接內欲
弗萌靈襟湛然奚慮奚營當是時也氣象何如
哉溫然而仁天地之春肅然而義天地之秋收
斂而凝與元氣俱貞泮奭而休與和氣同游則

詩與文有不足言者矣此予之所自得未嘗以告人雙井黃子橐其詩數百首謁予於星沙予眎其人襟韻豁然若無所滯礙者故樂為言之行乎勉哉異時望子之眉睫而知其詩之進否矣雖然予所以竢子者豈獨詩也哉

書譙閔王事迹後

按譙王初與零陵太守尹奉建昌太守長沙王循衡陽太守淮陵劉翼壽陵令長沙易雄同舉兵討賊其後魏又攻長沙城中固守相持且百日翼戰死又遂拔長沙則翼之與城蓋相為存

亡也魏人以檻車載譙王及易雄送武昌王既中涂被害雄之與王又相為存亡也二人者不獲從王之祀可乎又王之舉兵宜都內史周級使其兄子該詣長沙申款魏人等攻湘州急王遣該及從事周崎間出求救皆為邏者所得崎既抗解揚之節該被拷至死終不言其故亦可謂忘義之士矣該雖非王官屬然實為王而死崎既從祀該不當獨遺及王之被執佐吏奔散惟主簿桓雄書佐韓階從事武延毀服以從不離左右雄既為父所殺階延執志愈固卒送王

喪至都塋之而去三人者志節略同而雄又以
死聞階旣與祀矣雄與延乃未之及何邪若鄧
騫者雖有先知之明且嘗為王求援於甘卓卓
留之不從非不忠於所事者及城陷王死乃為
魏又別駕毀節事讐言良所未諭今以劉翼易雄
桓雄武延周該並從祀于廟而黜鄧騫庶以昭
君臣之大義使抗志不渝者知所勸而執節不
終者亦知所戒云

跋韋冠叟困齋記

冠叟以困名齋餘二十年前乎此身未嘗困也

今則真困矣易於澤無水之象曰君子以致命
遂志夫窮達得喪制命於天世之以學自名者
孰不知之一旦居窮處約焦然如鮒之在涸轍
其能真委之命而不戚嗟涕泣者幾希蓋理未
窮性未盡而所謂命者亦知其粗焉而已聖人
於困之象不曰知命而曰致命致云者推致其
極而亡一毫不至之謂也其指顧不深哉學者
用力之方其亦曰窮天下之理而已爾理窮而
后能盡性性盡則至於命焉理也性也命也亦
曷嘗有二邪富貴而不知命志未嘗不鬱困窮

而知命志未嘗不紓此致命之所以遂志也張
子曰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冠叟其有味於
斯言則天之所以厄冠叟者祇所以玉冠叟也
予方歸隱西山將以是自勉冠叟其亦知所勉
哉異時望子之眉睫而知其志之遂與否也致
其極本伊川說後見本義以致命為委
致其命乃知推致之說未盡姑記于此

了翁帖

李忠定公跋臨江蕭君所藏了翁帖謂其不循
古人格轍自有一種風味今觀此帖信然其曰
山陽盜歟之餘衰索殊甚隨緣安處蓋所謂素

患難而行乎患難者故雖嶺陬海隅蠻煙瘴雨
之地未嘗不安也况山陽乎高風凜然可畏而
仰

跋晦翁感興詩

乾之四德迭運不窮其本則誠而已矣誠即太
極也其所以播群品者誠之通也其所以固靈
根者誠之復也通則為仁為禮復則為義為智
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也然動靜循環
而靜其本故元根於貞而感基於寂不能養未
發之中安得有既發之和故此詩謂世人之擾

擾適以害道不若林君之士靜觀密察猶能探
萬化之原要之道無不在初不以出處宣寂為
間善學者當求先生言外之意云

跋鄭大惠飯牛集

予嘗為豫章黃量題其詩卷云乾坤有清氣敢
入詩人脾此唐貫休語也天地間清明秀傑之
氣盤礴充塞無處不有顧受之者何如耳詩曰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玉瓚至寶也黃流至潔也
夫必至寶之器然後能受至潔之物世人胸中
擾垢汙萬端如聚蟻虻如積糞壤乾坤清氣

將焉從入哉清氣不入其中則雖求片言之有味且不可得况能摹寫大化羅絡萬象道人所不到者乎黃生頌以余為知言谷口鄭君示予所謂飯牛集者其詩清絕可愛讀之如咀冰雪意必有得於此故書以勉之

跋蕭定夫所藏胡文定碧泉詩卷

碧泉詩卷財數紙爾而胡氏父子昆弟師友手澤皆在焉伊洛二先生之學賴龜山楊氏傳之而南文定得之以授五峯五峯傳之南軒其道益以光大此卷諸詩雖為泉流而作然玩其辭

意則師友間授受之微指有蔚然可見者非尋常賦詠比也蕭君其尚寶之哉

跋張魏公不欺室銘

衛武公年九十五矣猶作抑戒以自儆曰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觀蓋耄期不亂如此故其沒也謂之叡聖武公張忠獻公作此銘於易賁之際其視武公尤有加焉王忠文公與公均為一代正人故其詩與銘大畧同旨後之君子有志於正心誠意之學者當深味其旨

題劉靜春與彭止堂帖并彭仲誠墨莊五

詩後

靜春之學窮幽探微止堂之節星日同輝惟仲
誠父示余斯帖使我慨然興懷前哲清泉鑑物
菡萏浮香我讀君詩如游墨莊老成云亡典刑
猶在

謂仲誠也

尚為斯文努力自愛

跋陳復齋為王實之書四事箴

余在星沙以廉仁公勤四事勉僚屬王實之作
此箴遺予嘗揭之幙府之壁與同僚共警焉今
復齋陳公師復又為大書此本實之之箴明厲

峻切讀者已知悚畏復齋之字森嚴清勁見者便如端人正士之在前尤當凜然興敬也

跋鄒氏族系

鄒氏本末具見於春秋夫耨婦饁相敬如賓此其所以興族大而侈情弃君命此其所以替然則一敬一肆而家族之盛衰基焉亦可畏矣自春秋後數百年而詵顯于晉自晉後幾千年而太治君復以高第有聞于時東坡有云君子之澤豈止五世而斬蓋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信哉侍郎王公旣為辨其族姓之所出于復為推

其盛衰之繇以書于後

跋楊和父印施普門品

余自少讀普門品雖未能深解其義然嘗以意測之曰此佛氏之寓言也昔唐李文公問藥山禪師曰如何是黑風吹舡飄落鬼國師曰李翱小子問此何為文公拂然怒形於色師笑曰發此瞋恚心便是黑風吹舡飄落鬼國也吁藥山可謂善啓發人矣以是推之則知利欲熾然即是火坑貪愛沉溺便為苦海一念清淨烈焰成池一念警覺舡到彼岸災患纏縛隨處而安我